

每一片黄叶都有心跳

□肥西 张建新

是身下的黄叶不安静，浅浅地闹出声响，我以为这声响是黄叶的心跳集体的“暴动”。黄叶会“暴动”吗？我由之想到了“黄金甲”，那是菊花。秋天的黄菊，是另外一回事。躺在坡地上，我突然感觉自己是一只山芋或者一颗花生、一粒豆子，有一种坦荡着的幸福感。春播夏种秋收，能让自己成为一种卑微的果实，确实是可以自慰的。

我是山芋，我是花生，我是豆粒，我学着蟋蟀唱起歌来了。

坡上的黄叶生动，斜阳打湿，剔透和灵动都有了，像是人的背影。背影是有心跳的，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飘飘荡荡，父亲艰难，单凭一个背影就足以让人们泪眼婆娑。心跳使然。背影总是越走越远的，谁敢说没目送过背影？背影故事多，年轻时一枚枚青涩的爱情，总是以背影告结束，或美或凄然，都带着铭心的记忆。目送背影，往往是让美好更美好，给美好以一条生路。如若拽着背影不松手，日子就难过了。黄叶会落，背影会消失，只是它们的心跳不会停止。坡地的边上是大块的稻田，穗黄、叶黄，一片金黄。金黄端庄，端庄得成为人的饭碗。饭碗有得端，人才能有物理行为和精神的演绎。稻子的黄叶是尖锐的，和穗黄色的沉稳恰好形成了对比。尖锐开路，沉稳坐实，天下就太平了。我一直相信，一颗稻子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叶是遮风挡雨的大屋，稻粒则是大屋里的房间，每一束光亮都是叶传递的。叶黄而谷饱，黄叶传送的信号适时准确，这信号是心跳。

我爷爷生前给自己选定了墓地，墓地上他栽了乌桕树，爷爷喜欢黄叶，爱听它们叶和叶击掌的声音。爷爷落入土地后，我又发现，他的坟居于逆水的坡地，坡地的下首，一入秋天，就是大片大片金黄的稻田。坡地有趣，秋天的坡地有味，我想到了一句话：黄叶是秋天的一根针。这针还带着一根长长的线，当它从树上落下，针就开始左右逢源，而结果是秋严丝密缝，目光想穿透都难。

晚上灯下得闲，翻齐白石老人画册，一幅《黄叶蜚螽》图入目，黄叶两枚初黄，蜚螽青翠。不甚懂画，却目光慌乱，似有无处落目之感。平定心思，不为别的，是为合了眼下的景。秋风起黄叶来，黄叶悬树，有虫在唱，是蜚螽。青虫于黄叶，又一颗会吟的心跳。

清雅糖桂花

□上海 钟穗

一阵凉过一阵的秋风，催开了满树玲珑的桂花，香飘十里，将整座小镇都浸淫在这八月的清芬里了。嗅着那醉人的桂香，味蕾上不禁泛过阵阵过往的香甜。桂花的香味，很多人都喜欢，那是种淡淡的，不张扬的香。为了挽住这一季特有的沁人甜香，人们想了诸多方法。其中，将正当时节的新鲜桂花，加糖腌制成芬芳宜人的糖桂花，堪称是最好的表现之一。糖桂花，很多人都会做，方法不一，但基本原则都是尽量保留桂花的香味。

记忆中，吾乡采摘桂花多在桂花长势最为旺盛的时候进行。此项工作多由女性来担当，一只无柄竹篮用带子挎在肩上，再提一架小梯，来到桂花林里摘花。遇有微风吹过，顿时，那些开败了的残花如碎金般，“扑扑簌簌”地落下来，落在摘花女的发髻上、脖颈窝里，抹也抹不掉，捋也将不尽，那股微醺微甜的香气许多天都盈盈于袖，不绝如缕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这委实是一项颇具诗意的农活。

如果说采集桂花尚算得上是桩风雅之事，那么之后的清理过程就不怎么有趣了。刚摘下来的桂花里有许多杂质，甚至还会发现几只小虫子，这些都需一遍又一遍地捡干净。随后，将择好的桂花平铺在筛子里，置于阴凉处晾干。至花色变深时，用手搓一下，有柔润感而无硬物感时便可。

接下来，就是腌制工作了。按4斤桂花配1斤盐的比例，放入梅卤（腌过青梅的卤水）中。酸中带咸的梅卤，能很好地中和掉桂花略有的苦味。半个月之后，取出桂花用水漂洗一下，再将其晾干。经过这番处理的桂花，除了能保持原有的花香，花色

也依然鲜艳，且不会发黑。最后，找一个干净的广口玻璃瓶，一层桂花一层糖（白糖的用量要多于桂花），依次码好，并用汤勺压实。

从紧实地旋上瓶盖那一刻起，糖桂花便替代了对甜蜜一词的所有遐想，一有空便会去看看它。瓶里的白糖和桂花晶莹剔透地交织在一起，一层金黄一层洁白，精致灿烂，会让人想起“火树银花”这样的词。在经历了与白糖数个日日夜夜的对话后，原本饱满的小花瓣渐被磨去了脾性，沁入了融化的糖水，与之混合落入瓶底。再等上十多天，瓶底那些美美地吸收了糖水的桂汁已变得蜜一般黏稠稠密，透着宛如琥珀的金黄色泽，引人垂涎，糖桂花终于做好了。

小心翼翼地拧开瓶盖，刹那间，空气中便弥漫开阵阵淡雅的香味，甜丝丝地沁入肺腑。乡人是很喜欢这股清甜滋味的，在他们看来，这馥郁的桂花香正是秋天的味道。每年的这个时节，也正是芡实、芋头等相继上市之际，而一些与它们相关的小食，一旦有了糖桂花的帮衬，嗅觉和味觉都会立刻丰富浓郁起来，也平添了几多气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小小的青花瓷碗里，汤汤水水的面上，零星散落着五六瓣细小的糖桂花，经热气一逼，立即弥漫起若有若无的淡淡清香，未吃先已醉人。待得一勺入口，那独特的桂花香便在口舌间绵延缠绕，由内而外地熏蒸着人的所有感官神经，在秋日暖阳下的午后，更是满屋芳香。

糖桂花，就是以这样一种传统风雅的姿态，陪伴着乡人生命中的每一个秋天，并延续着这段自然与人世的清雅传奇。

“秋声”伴奏幸福来

□重庆 何龙飞

在秋天，能被美妙的声音所伴奏，日子越过越滋润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。父母及我们对此感触颇深。曾记得，小时候的秋天，各种声音相继传来。听，田野知名、不知名的虫儿扯开了喉咙，“唧唧”“唧唧”“咕咕”“呜呜”“呱呱”地鸣叫，或连续，或断续，或清脆，或朦胧，或白天，或夜晚，都叫得那么认真，那么传神，那么动人。

“汪汪”的狗叫声打破了老家的宁静，似乎让秋天一下子便灵动起来。父母喜欢狗，尤其是喜欢它的忠诚与恪尽职守，所以，就喜欢听狗叫声。日子一长，以为秋天的狗叫声有震撼力，可以令人精神振奋，努力作为，可以当作伴奏，把苦难的日子过成虽苦犹乐的日子，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。

“喵喵”的猫叫声顿显温顺、柔情，回响在屋内、地坝的上空，那样清晰，那样温情，岂能不动动父母的内心。刹那间，父母竟以为猫叫声就像儿子们的撒娇声，甚至开始叨念“猫——儿”，脸上也露出了满足而幸福的笑容。

牛儿在牛圈里“哞哞”地叫着，雄浑，高亢，很有底气。父母打心眼里爱听这般“天籁”，就把耳朵贴近一些，以便听得更为亲切，更为触动心弦。结果，不出所料，牛儿会意，依旧“哞哞”，大有让父母听个够的态势。父母没有辜负牛儿的美意，渐渐地陶醉在动听的“哞哞”里，情不自禁地发出“牛声伴奏多么幸福”的慨叹。猪圈里的猪们不时发出“嗷嗷”的叫声，那么有力，那么激动人心。父母听出了出栏、杀年猪的希望，自然而然地喜出望外，专注不已。再则，猪叫声粗听刺耳，细听就悦耳，着实是不一样的伴奏，养猪生活不幸福也得幸福起来。

“咯咯”“咕咕”的鸡叫声是秋天别致的风景，特别是清晨公鸡的鸣叫，更是催促着“天快亮”，催促着父母早起，做家务或忙农活，让生活充实起来，让精神富有起来。当然，母鸡的叫声并不逊色，除了用“鸡语”进行交流外，还会“唱”起来，以至于多生蛋，从而慰藉父母的心灵：原来，鸡叫声也是秋天最好的馈赠，有它相伴，农家生活格外有滋味。“嘎嘎”的鸭叫声惊醒了老屋的上空，惊醒了沉寂的田野，惊醒了疲倦至极的父母。看来，鸭子该返程、进食、进圈了，父母都心领神会，竭尽所能地“服务”，以不负鸭叫声的伴奏。一不留神，老鸭子就养了一批又一批，那鸭叫声伴奏的生活，竟然舒坦而幸福，岂不美哉！

此外，父亲喜欢秋天的“口哨声”。瞧，邻居一路走来，吹出的“口哨声”很是响亮，旋律也优美，激发出父亲羡慕的情愫。于是，学着邻居的模样，父亲吹出的“口哨声”先是生硬，随着次数的增多，就逐渐娴熟了，乃至成为吹口哨的“高手”。就这样，不管是别人吹的口哨声，还是自己吹的口哨声，父亲都会乐此不疲地享用，以至于成瘾，有了明显的幸福感。

摆龙门阵时的谈笑风生更是秋天灵动的景致。父母会到邻居家串门，天南海北地侃，天文地理地聊，笑声，说话声，交织在一起，怎一个乐字了得。还会召集我和弟弟开家庭故事会，依然让欢声笑语荡漾开来，能不其乐融融、幸福连连吗？从此，这样的“秋声”此起彼伏，交相辉映，伴奏出了父母越来越美好的幸福生活：田土种得较多，粮食、蔬菜、瓜果喜获丰收，亮堂双眸，欣喜若狂；家畜、家禽“争气”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父母的“后勤”，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发家致富；儿子们听话、懂事、刻苦、奋进，终于跃出农门，成了“城里人”；身体棒棒的，干劲足足的，何愁不能奔向小康。所以，能有今天，父母发自肺腑地感激“秋声”的相伴，并乐意一辈子把“秋声”爱下去。

我们呢，跟父母一样，在“秋声”的伴奏下，不断地充实而富有，不断地取得进步，有所出息，真正地应验了“秋声”伴奏幸福来的理。

